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二十五回 撈淺拉舟運河冰凍 奸姑殺嫂命案奇冤

且說林公為彈壓回空南下糧船起見，馳抵鎮江，以便稽查，不料在行轅中守了幾天，糧船一隻都沒有進口，那時已在十一月初旬，論理回空糧船應該到齊鎮江，現在既無一船進口，勢必又在半途滋事。正想派員稽查，恰巧常鎮道李彥章進見，林公劈口就問道：「回空糧船緣何一隻沒有到此？莫不是又在半途鬧事了？」彥章稟道：「今年入冬以來，天久不雨，運河潮枯水淺，京口沙灘涸露，糧船難以通行；水手逗留半途，誠如大人所言，不免鬧事。」林公又問道：「冬季久晴水淺，常常有的，往年許多回空糧船，怎樣回歸駐泊水次的呢？」彥章答道：「向例遇鎮江運河水淺，改由橫閘出入的。」林公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可以曉諭各糧船，仍由橫閘回鎮，糧船早一日回鎮，經過各地方，即少一日紛擾，從速辦理，毋稍延緩！」彥章應命退出，自去派員曉諭各幫回空糧船，改由橫閘歸泊水次。哪知天公不作美，十一月初八日，西北風大發，狂吼如虎嘯，日夜不絕，江潮低落異常，閘口露出的沙灘反高於江中水面，橫閘口也不能進船。林公得報，馬上馳赴丹徒鎮駐紮，親率常鎮道及鎮江府縣，設法攔蓄。一面將附近運河的積水引灌入閘口，一面分段派員，多僱夫役拉船撈淺，催促各幫回空糧船進口。正在竭力挽回水勢，忽然雨雪紛飛，北風怒號，拉船夫役只好暫停工作。林公正喜天降雨雪，運河水漲糧船可以通行，不必再僱夫役拉船撈淺，可以節省一筆開支，哪知事與願違，運河水勢雖漲，但是雪後奇寒，運河冰凍，厚有尺許，愈加不能通行船隻。林公還想等待日出冰解，各幫糧船都可進口歸次，不料天久不晴，嚴寒更甚，河冰越結越厚，各幫糧船凍在河中，藉口糧食吃盡，隨地向店舖中強除強買。還有一班兇頑水手，姦淫仇殺，無惡不作。林公在丹徒鎮駐紮得不多幾天，迭接稟報，水手奸殺仇殺案件，竟有二十多起。林公赫然震怒，一面札飭鎮江營參將繼倫嚴拿犯案水手，就近解交丹徒縣訊明核辦，一面札飭鎮江府王用賓、丹徒縣張寬培，多僱敲冰船隻，月夜開鑿，勒限兩日，務將經行河道一律鑿通。暫且按下。再說南漕糧船約有一百幫，當推鎮江前後兩幫及鎮海前幫、廬州二幫，最為兇悍；即鎮江後幫中有閻大漢、丁朋鈴、王七、韓老等，本來都是青皮，獷悍成性，又喜在女色面上做功夫，自從踏上了糧船跳板，自以為弟兄眾多，聲勢浩大，打死了人，地方官不敢追究，膽子越鬧越大。本來一個人不怕了王法，哪得不要鬧出殺身大禍呢？這次閻大漢等回空南下，行抵竹鎮集，糧船被冰凍住。那鎮江前後幫與湖州八幫向有積仇，現在湖州幫船也凍在竹鎮集，兩幫船隻相去不到半里，閻大漢等要登岸尋歡作樂，暫將復仇擱在腦後；湖州幫只道他們不念舊惡，哪知驀地裡橫禍飛來，湖州幫頭王安福幾乎因此把性命都送掉呢！

原來鎮江後幫頭閻大漢帶著船隻停泊在蕭成記魚行後面，行主蕭成德年紀已有半百多，生有子女各一，都已長成，大兒子名金生，娶妻邵氏，頗有幾分姿色；次女閻名翠和，面貌生得不惡，只因生性淫蕩，人盡可夫，以致臭名四播，二十多歲，還未出嫁。姑嫂二人，日間常坐在臨河南窗下做針線。閻大漢與丁朋鈴都是色中餓鬼，停在那裡三四天，正苦尋不到個可意人兒，現在忽然瞧見了這姑嫂兩個，好似饞貓遇見了鮮魚，恨不得一口吞下肚去。閻大漢就向姑嫂倆借端接談，邵氏置之不理，翠和卻眉開眼笑，和閻大漢談了幾個。邵氏看不入眼，早已走開去。大漢就用游詞調戲，翠和並不惱怒。大漢想藍橋有路，豈可輕輕放過，就向翠和密約幽會，翠和點頭答應。當晚閻大漢就從後窗口，躍到翠和房間裡，曠夫淫娃，碰在一處，猶如乾柴遇著了烈火，熱度格外升騰，就此夜夜暗來明去，丁朋鈴、王七、韓老等都看得眼中火出。朋鈴看上了邵氏，要求大漢先容！大漢說道：「你要想吃天鵝肉，跟著我去就是了，用不著什麼先容後容，好在她的丈夫這幾天不在家中，並無阻礙。」朋鈴聽說，快活得手舞足蹈，好容易等到黃昏過後，跟著大漢從窗口躍到翠和房間裡，大漢就把朋鈴的來意告知翠和；翠和正想拖牛下水，使邵氏不能在背後說清白話，故而極表同情，連忙指引朋鈴到邵氏房中。邵氏正和衣睡在榻上，朋鈴伸手將她撼醒。邵氏張開睡眼，瞧見一個黑面大漢立在榻前，認得是糧船水手，就高聲嚷道：「有賊！大家起來拿捉！」朋鈴急掣鋼刀，嚇聲聲張。哪知邵氏是個有烈性的婦人，見了鋼刀，並不畏懼，只管手拍板壁，口內高喊拿賊！朋鈴一見事情已成僵局，不能上手，又恐外邊有人進來，一時性起，揮刀將她殺死。

邵氏臥室與翁姑的臥室只隔一層板壁，當邵氏手拍板壁時，已把蕭成德驚醒，聽得邵氏叫喊房中有賊，老夫婦連忙披衣下牀，猶怕寡不敵眾，到前邊叫起兩個伙計，各執扁擔奔到邵氏房中，只見邵氏橫死在地，不見盜賊，大為驚異！原來朋鈴殺死了邵氏，就飛步越窗而逃。成德只道盜賊躲在女兒房中，帶著伙計急匆匆衝進房來。那時閻大漢剛正穿了衣褲，要想回船去，不料成德闖將入來，一見大漢，便劈口罵道：「惡賊！」

你殺死我的媳婦，與你勢不兩立。」說時虎吼似的撲上前去，手持木棍攔頭打下。大漢手無寸鐵，不敢拒敵，急閃身避過，就飛步越窗而逃。成德方知是糧船水手，馬上同伙計奔到後戶，拔開水站門，跳到糧船上，連聲喊捉殺人兇手。閻大漢見他窮追，不禁勃然大怒。丁朋鈴也想殺人滅口，便同王七、韓老等，各執鋼刀迎敵。你想蕭成德五旬年紀，手中執著一根押牀木棍，哪裡敵得過閻大漢，第一棍打去，被大漢用刀口向上一激，削去了半截。成德急揮斷棍向他腿上打來，大漢急彎身從他頭上躍過，落在他背後，不料丁朋鈴恰從後艙躡來，把成德夾背一刀，砍去半個腦袋，屍身倒在船板上。朋鈴心想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一起殺了，可以滅口。此時王七、韓老正在同兩個伙計激鬥，朋鈴挺刀衝來，也從背後猛砍兩刀，兩個伙計也都送命。閻大漢見已闖了大禍，就吩咐開船，把三具屍身拋入河中，只管引著本幫空船向閘口進行。哪知蕭成德的老婆尤氏，同著翠和立在臨河窗口，瞧得清楚，尤氏目睹丈夫被殺，屍身拋入河中，肝腸寸斷，放聲大哭。翠和見生身老父被殺，究屬父女天性攸關，亦然放聲大哭。一剎那左右鄰居奔來詢問原因，尤氏只好把丈夫、媳婦及伙計被殺情形，含淚說明。鄰家勸她徒哭無益，趕快派人把你兒子金生尋回來，報官請驗緝凶。既知凶首是糧船水手，現在江蘇巡撫林青天駐紮在丹徒鎮，你們到行轅上去投狀喊冤，定可替死者申冤的。尤氏就依言一面派人尋兒子回家，一面請網船打撈屍身。清早鬧到日落，方將三具屍身撈起。恰巧金生聞訊趕回，得悉愛妻已被水手殺死，奔到房中撫屍大哭，一面便請至友楊吉甫寫狀。吉甫即向尤氏問道：「糧船停在這裡共多日？可曉得他們究是哪一幫？幫頭叫什麼？」尤氏本來深居簡出，哪裡知道這些情形，一時回答不出，回頭向翠和問道：「你日間常和水手閒談的，可曉得殺你爸爸、嫂嫂的是哪一幫？幫首是哪一個？」翠和隨口答道：「停泊在我們行後的，是湖州幫回空船，幫首名字叫王安福，也就是殺死爸爸的凶首。」吉甫聽了，又追問道：「當真嗎？人命非同兒戲，凶首的姓名，不能夠瞎說的。」翠和堅決地答道：「凶首當真是王安福，豈有瞎說之理！」吉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此案就容易著手。不過今天河凍敲開，糧船都已進口，只好向本縣請驗存案，再寫一張狀詞，由金生兄弟往丹徒鎮向林巡撫那裡喊冤；他是龍圖再世的清官，辦案認真，必能替死者昭雪沉冤。」說罷，草就底稿，購兩份稟帖，恭楷繕正。金生拿了，連夜趕往六合縣投遞。

次晨，六合縣帶著著作蒞場相驗，驗得邵氏被人用刀砍斷氣食二管身死，蕭成德及兩伙計委係生前被人用鋼刀砍死，然後拋屍河中。當即填明屍格，著家屬買棺成殮，縣官打道回衙。

金生馬上渡江，趕到丹徒鎮，正遇林公坐轎回轉行轅，金生就攔輿喊冤。林公收狀披閱一過，收了狀紙，吩咐金生回去靜候，捉到凶首，傳案對質。金生叩頭而退。

要知緝凶情形，且待下回分解。